

中华历史名人

韩愈

王淑均

新蕾出版社

中 / 华 / 历 / 史 / 名 / 人

韩 愈

新 蕾 出 版 社



〔津〕新登字(90)004号

责任编辑 陈兰德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

韩愈

王淑均

新蕾出版社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960毫米 1/32 印张 4 插页 3 字数 58,000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07-1150-4/K·74

定价:2.90元



编者的话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其勤劳、勇敢闻名于世，他们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堪称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瑰宝。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一大批在世界上也是赫赫有名的杰出人物，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内，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永远值得我们每个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

在祖国蒸蒸日上的当今盛世，为了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民族的光荣传统，激发年轻一代的爱国热忱，增强其自强不息之民族精神，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中华历史名人》丛书。这套丛书共收录中国历史上著名人物 100 名，以时间为序，每个人物单独成册，每册五六万字，以传记的形式介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

绍其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使广大青少年能够从
中汲取营养,塑造与形成中国当代的民族精神,去
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

为这套大型历史名人传记丛书撰稿的作者,
多数是对所写历史名人潜心研究、学有所成的专
家、学者。撰稿原则,力求以史实的准确性为第一
要素,叙事写人,不演绎,不杜撰,不编造,对人物
的评价客观、公允、准确,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原则,文字尽可能的生动活泼,以增强可读性。本套
丛书,无论从选取材料上,还是写法上,都力求有所
突破,希望它能成为青少年朋友喜爱的读物。

这套传记丛书,共 100 册。在较短的时间内,
一次同时推出,是出于我们的一种紧迫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它们将以宏伟的规模、完整的队列,引
起读者的注意,满足社会的需要。但由于时间仓
促,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和专家、学者
批评指正。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编委会

1992 年 10 月

王淑均

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铸造华夏辉煌未来

特约审稿人：

尚明轩 刘泽华

黄宣民 罗宗强

冯尔康 裴效维

罗宏曾 王 真

顾问 萧 克

主编 顾传菁 李福田

策划 门腾樑 宋子衡

编委会(以姓氏笔划为序)

文秉勋 李知光

李树人 李福田

吴恩扬 张殿英

国荣洲 郑秀桂

顾传菁 耿志远

殷瑞渊 郭占魁



目 录

发愤勤学,确定奋斗方向	3
昌黎家世·三岁而孤·刻苦攻读·家学与师承	
旅食京师,碰壁而归	12
离家赴京·屡试不中·三上宰相书不报·怅然东归	
初入仕途遭乱世	24
汴州遇乱·徐州任上·洛阳闲居	
提携后进,捍卫师道	34
出任四门博士·针对时弊写《师说》	
上疏遭贬赴阳山	40
革除弊政·为民请命·贬阳山令	
由国子博士到史馆修撰	48
遭谤避东都·迁职贬官·不墨守成规·从国子博士到史官· 哭孟郊	
佐裴度平淮西	62
力主平定淮西·听颖师弹琴·景仰李白、杜甫·任行军司马 制服叛臣	

忠犯人主之怒	77
挺身而出，谏迎佛骨·请贬潮州·雪拥蓝关	
兴利除弊 为民解忧	87
兴办学校·驱除鳄鱼·解放奴隶	
勇夺三军之帅	95
临危授命·深入虎穴，宣抚叛臣	
夕阳余晖	100
改革办公制度·诗文会友·推敲“推”、“敲”·弥留之际	
文起八代之衰	110
古文运动·诸体皆备各尽其妙的散文·别开生面自成一派的诗歌	



韩愈(768—824)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世称韩昌黎，谥(shì)号“文”，后世又称韩文公。青少年时代发愤求学，熟读儒家经典，旁通诸子百家。贞元八年(792年)中进士，贞元十二年(796年)开始做官，先后担任汴(biàn)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官职。因上疏请求减免赋税获罪，贬为阳山县令。元和十二年(817年)因随裴度平定淮西叛乱有功升为刑部侍郎。后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被召回京师，任国子祭酒，不久改任兵部侍郎，因功又转吏部侍郎。长庆四年(824年)病逝，终年57岁。

在政治思想上，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提倡仁政，反对宦官专权，反对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坚守儒家正统思想，排斥佛教、道教，将它

们视为异端邪说。其保守的一面，是对王伾(pī)、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持反对态度，在客观上维护大地主和权贵们的统治。

韩愈一生虽然不断遭到打击，但始终奋发进取，表现出儒家积极用世的精神。

韩愈以自己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奠基人和领袖，为唐代及唐代以后散文创作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韩愈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努力贯彻他的“文以明道”的主张，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的散文感情充沛，气势磅礴，议论精辟，结构严谨。他的诗歌在流派纷呈的唐代诗苑中，他能别开生面，卓然自成一派，创造出雄奇险怪的风格，他的以文入诗，以议论入诗的方法，对宋诗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主要著作有《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等。

发愤勤学，确定奋斗方向

昌黎家世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的某天，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韩庄的韩仲卿家，诞生了一个婴儿。这孩子是韩仲卿的第三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仲卿给小儿子取名叫愈。

韩愈是河阳人，为什么后来人们要称他“昌黎先生”呢？这要从韩家的世系说起。从汉朝起，韩家的祖先就分成两支，一支住在昌黎(今河北昌黎)，后代是“昌黎韩氏”；另一支定居河阳，后代是“河阳韩氏”。韩愈的籍贯是河南河阳，本是“河阳韩氏”的后代，但他却常常自称“昌黎韩愈”。这是因为唐代的士大夫通常有一种喜欢在姓氏上显示门第的风气，昌黎韩氏在唐代名声很大，为了显示自己不平凡的门第，韩愈常以“昌黎”自称，于是人

们也就称他“韩昌黎”、“昌黎先生”，还把他的文集叫做《昌黎先生集》，直到宋朝的神宗皇帝还追封他为“昌黎伯”呢。

韩愈的高祖韩旼(jūn)，在唐朝做过银青光禄大夫，以后又做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都督。曾祖韩泰曾经做过曹州(今山东曹县)司马。祖父韩骈素，做过桂州(今广西桂林)长史，在任的时候，对地方上很有一些良好的教化影响。

韩愈的父亲韩仲卿，是骈素的大儿子，曾经做过武昌(今湖北武昌)县令。他在武昌做官的时候，因执法严明，为官公正，当地的豪门贵族都不敢胡作非为，原先不肯奉公守法的奸吏们也都不敢再干坏事，因而深得人心。

可以看出，韩家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个有一定声望的官宦人家。但是韩愈出生时，家道已经败落，在这样的家庭里，对他的生活道路和事业成就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三岁而孤

韩愈虽然出身于官宦世家，但是他的童年生活却并不幸福。韩愈出生不到两个月，母亲就死去了，三岁时又失去了父亲，成了孤儿。他的大哥韩

会，比他大 30 多岁，这时候已经成家立业，把他连同乳母李氏，一起接回家中抚养。使幼小的韩愈总算有所依靠了。

韩愈的大哥膝下没有儿子，领养了二哥的小儿子老成。老成在近房兄弟的总排行中为第十二，故称“十二郎”。在韩愈孤苦零丁的童年时代，十二郎是他形影不离的最亲密的小伙伴，叔侄之间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十二郎去世后，韩愈曾写过一篇《祭十二郎文》表达痛悼之情。这篇祭文是历代祭文中突出的名篇之一。这是韩愈 30 多岁时的事情。

韩愈在大哥家里过了几年平静的生活。大历十二年(777 年)，韩会由起居舍人(记录皇帝言行的官)贬为韶州(今广东韶关市西南)刺史。于是 10 岁的韩愈也就跟随哥嫂，长途跋涉，搬迁到韶州。在韶州只住了一两年，韩会就病死了，年仅 42 岁。

韩会死后，韩会的夫人郑氏带着韩愈和她的养子十二郎，护送韩会的棺木到故乡河阳安葬。不久，中原发生了“五帝二王”之乱，韩愈全家为了逃避兵乱，由河阳搬到江南宣城(今安徽宣城)的庄园居住，直到贞元三年(787 年)韩愈到长安求取功名的时候，才离开那里。

在这段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对韩愈最有恩情的要算是他的大嫂郑氏夫人了。这位大嫂像爱惜亲生儿子那样地抚育韩愈：冷了，连忙给他添衣服；饿了，及时给他进餐。有时抱着，有时搀着，把他从洛阳带到长安，又从长安带到韶州。韩愈的大哥死后，大嫂便独自担负起抚养小叔和养子的任务。当时韩愈的三个哥哥都已死去，这一辈只有韩愈一人，下一辈只有十二郎一人。“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复兴家业全都寄托在韩愈与十二郎叔侄两人身上了，所以，大嫂指着两个孩子说：“韩家的两代，眼前就只是你们两人了。”这充满伤感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位贤妻良母对抚育韩氏后代的责任感。当时的情景韩愈终生难忘，他一辈子从没有忘记这位长嫂的养育之恩。韩愈 28 岁那年，郑氏夫人去世了。按照当时的丧服制度，嫂嫂死了，小叔应该戴五个月的孝，叫做“服小功”，韩愈破格给嫂嫂戴了一年孝，叫做“服期（jī）”，以报答嫂嫂的养育之恩，并且写了《祭郑夫人文》，寄托自己的哀思。

刻苦攻读

韩愈小时候，家境贫寒，再加上战乱不断，生

活很不安定，因而没有机会上官学，从七岁开始只得在大嫂的辅导下自己学习。他年龄虽小，环境又差，但丝毫没有影响读书热情和劲头。他坚持不懈，刻苦攻读，再加上聪明，记忆力强，每天能够诵读并记住几千字的文章。后来，嫂嫂把他送到塾(shù)学中跟随老师学习，进步就更快了。那时，一个老师要教年龄大小不一的很多孩子，教的内容也不一样，韩愈不但能够很快诵记自己的书，而且也能记住其他同学正在朗读的书。经过这样不断努力，他很快就熟读了“六经”和诸子百家的著作。所谓“六经”是指封建时代的六种经典，即《诗经》、《尚书》、《礼记》、《乐记》、《易经》和《春秋》；诸子百家是指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这些都是当时读书人的必读书籍。除此之外，他又大量阅读了汉代的经史典籍，特别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和大文学家扬雄的著作。他们的高超的表达能力和写作技巧，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

家境日渐衰落更激发了韩愈的上进心，他学习从不用别人督促，表现出十分自觉和顽强的精神，从童年起就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平常，吃饭时也看书，把看书当佐餐的菜肴，看书累了就拿书当枕头睡一会儿。每天规定的学习任务，不管多么困难他总要坚持完成，做不完就不吃饭，不睡

觉。他整天埋头在书案上，孜孜(zī)不倦，发愤攻读。这样情况正像后来他自己说的，“焚膏油以继晷(guǐ)，恒兀兀(wù)以穷年”。(《进学解》)意思是说：点起油灯夜以继日地苦读，一年到头总是这样劳碌不息。这种情况是丝毫也不夸张的。

韩愈读书十分认真，从不马马虎虎，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学习时，他总是一面读，一面记；在此基础上，画重点，摘提要，列提纲。诵读时，口不停诵，手不停挥，手口并用，效果十分明显。

韩愈读书不是死记硬背，不是囫圇(hú lūn)吞枣，而是着重理解和领悟。所以，他总是一边学习，一边思考，把读书与思考结合起来。他聚精会神地思考，常常达到入迷的状态。后来，他回忆起这种情况，写道：“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答李翊(yì)书》)这几句话的大意是：思考问题全神贯注，坐下来时像是忘掉了自己，走路时像是丢掉了什么东西，常常是严肃认真地思考着，茫茫然好像是迷路的样子。应当说这正是韩愈殚(dān)精竭虑思考问题时的真实写照。

后来，韩愈做了国子监(相当于今天的国立中央大学)老师的时候，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总结成两句话来教育学生：“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